通志堂經解

ロ12
1411
269

門 12
浦 卷

春秋集解卷第九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僖諡也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武夷胡氏傳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

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
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
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
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
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公作陳
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逐逐狄人具邢
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遷者何其
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傳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
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伊川先生解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
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杜氏注聶北邢地夷儀邢地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
蘇氏曰先言次而後言救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故以
救終之也

武夷胡氏傳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
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
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善
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
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爲大　又曰書
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
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
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
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
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

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僖公請而葬之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泰山孫氏曰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始見於經十四
年入蔡稱荊二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
伐鄭稱荊反狄之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

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

蘇氏曰荆自此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詞凡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

常山劉氏曰楚自此浸強矣故稱人焉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爲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十有七年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横十有九年則已盟於齊矣書曰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用此見中國衰微夷狄方張爾至其秋之會則書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大張位列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

武夷胡氏傳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猶夏復其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公作邾婁人于牽公作汴

左氏傳盟于犖謀救鄭也杜氏注犖即檉也地有二名

杜氏注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九月公敗邾公作婁師于偃公作纓

左氏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杜氏注虛丘邾地邾人既送衛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

杜氏注偃邾地

武夷胡氏傳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戚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

呂氏曰公方會霸主而遽敗邾師君子以齊桓之服諸侯僅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作犖穀作麗獲莒挐

左氏傳莒人來求賂杜氏注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

杜氏注酈魯地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喪曷爲喪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喪至也

杜氏注不稱姜闕文

劉氏意林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霸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復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霸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霸主之命以尊宗廟霸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令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殺夫雖臣子得絶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讎母唯霸主得行焉爾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劉氏權曰邑亦謂之城諺若不謂之城當謂之何哉定之方中之詩曰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其辭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升彼虛矣以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由此而言文公先徙居而後建城市不得云衛未遷也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楚丘衛邑也魯城之非正也曷爲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爲霸主有存亡繼絶之功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不言齊命爲桓公諱也不繫於

衛示無譏也若云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凡變
而不失其正者皆以諱爲善
武夷胡氏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
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
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
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
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
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
扆内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
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

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
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
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己意
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爲同惡相恤以從簡
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
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
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
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呂氏曰先儒以謂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

者以此地畀此人也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為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為罪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公穀並作夏陽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先晉故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

伊川先生解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

杜氏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陸氏微旨曰滅虢之事實晉爲主以虞首惡其意何也晉侯貪而亡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虞君職爲上公受人之賂遂其強暴以取滅亡其惡至矣故聖人以爲首焉

武夷胡氏傳案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

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議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劒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襄陵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

杜氏注實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

左氏傳服江黃也 杜氏注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掎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左氏傳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

高郵孫氏曰舒國也徐人取之而不言滅者舒之宗

祀復存未嘗見滅也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趙子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此說是也

襄陵許氏曰僖公之頌曰荊舒是懲則舒蓋荊與國是以徐人取之蓋倚齊魯故易如此

六月雨

穀梁傳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武夷胡氏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謀伐楚也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杜氏注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不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

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案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掎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穀有季字友如齊涖公穀並作蒞盟

左氏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杜氏注涖臨也

公羊傳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於我也

穀梁傳蒞者位也范氏注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前定也

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涖盟用是見桓之寬政優簡於諸侯而僖之誠德亦既信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氏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時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故詳錄其次

穀梁傳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遂繼事也

杜氏注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劉氏傳此伐楚也曷爲次于陘止師以修文告之命古者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

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
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不祭則修意
不祀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名不王則修
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故刑不祭伐不祀征不
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賓之也非殘之也次
于陘義矣

泰山孫氏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稷二年
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強盛勢
陵中國不可易也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侯其兵震
威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進師次於敵境陘楚地

蘇氏曰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齊桓公會諸
侯于陽穀爲鄭謀楚將以諸侯伐之而未行桓公
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禁之不可公怒歸之
而未絶也蔡人嫁之至是因諸侯之師以侵蔡蔡
師潰遂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故蔡曰侵楚曰伐然
蔡小國也以齊侵之不待諸侯諸侯之師實爲楚
動而春秋書其迹先侵蔡而後伐楚若以蔡故勤
諸侯言私欲之害也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楚人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
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

通志堂

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
爲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
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
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由此觀之桓文之於用兵
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

武夷胡氏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
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矣止
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
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
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執可
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執
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
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
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
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矣樂與人爲善
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辨疑趙子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
故不言卒於師爾若實卒於師而不言師則在師

遇疾而歸國乃卒即如何爲文乎

劉氏意林以許男卒於師乎當曰卒於師卒於會乎當曰卒於會今一無稱焉者此去其師與會而復之驗也春秋褒不失實貶不違理新臣之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於不知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理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燕昭秦始皇浚民竭國以自封焉不知命之蔽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

穀梁傳其不言使兵在屈完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

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和不得志爲僅矣

杜氏注召陵潁川縣也

陸氏微言啖子曰來盟于師我在師也淳聞於師曰楚蠻夷之強國也未嘗與中國爲會屈完之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爲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

劉氏意林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諧問昭王之不服則辭然而不以己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贅于禹班師振旅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強則暴服則懾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捐其私以義理相勝者也苟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逐也

泰山孫氏曰案元年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強楚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師皆稱爵焉

常山劉氏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來求盟於我也如成二年表婁之盟則異於是齊侯使國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之強而賂晉也

晉受賂而與盟明我反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春秋於王道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武夷胡氏傳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
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
之不復則辭徵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
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
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
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
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

襄陵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進師次陘以威之其
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焉若得或躍在淵之象
者此楚之所以畏而慕之久而不能忘也
齊人執陳轅（公穀並作袁）濤塗
左氏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
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
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
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
之間共其資糧屨屨其可也齊侯悅與之虎牢執
轅濤塗

公羊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氏傳秋伐陳討不忠也

伊川先生解齊命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

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泰山孫氏曰出踰二時、

葬許穆作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公作慈師師會齊人宋人衛人許人曹人侵陳

左氏傳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蘇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侵已甚也

武夷胡氏傳揚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

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
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歜矣夫桓公識明而量
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
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
信案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
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
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
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
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
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
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知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
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
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
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
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

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見莊公二十八年）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杜氏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見四年）

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陸氏微言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之謂歟

武夷胡氏傳申生愛父以姑息而陷之於不義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孽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孽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杜氏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

夏公孫茲公作慈如牟

左氏傳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公穀並作戴下同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氏傳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公羊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諸侯盟于首止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及其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貳也諸侯盟于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

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
堲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
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
伊川先生解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
侯會之故其辭異
杜氏注惠王大子鄭也首止衞地陳留襄邑縣東南
有首鄉
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爲再言首止善是盟也曷爲善
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爲是率諸侯會而盟之
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嘉之何也王

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為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

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侯哀世之事也

武夷胡氏傳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

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
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
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
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
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
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杜氏注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鄭伯喜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

武夷胡氏傳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恥
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
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恥故特
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
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
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
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
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
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
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

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隱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

泰山孫氏曰楚人滅弦者惡桓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同此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杜氏注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
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編於晉也 范氏注時虞已包裹屬於晉
伊川先生解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陸氏纂例天子三公故不書名啖子曰春秋時以強
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劉氏意林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
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
見其釁於滅夏陽而深没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
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

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
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是何也嗜欲
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
蘇氏曰不言晉之滅虞虞自滅也秦之取梁也書曰
梁亡而不及秦以爲梁自亡也
武夷胡氏傳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
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

所以不時城也

杜氏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襄陵許氏曰圍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遺力者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使復其所

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泰山孫氏曰出踰三時

春秋集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

武夷胡氏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

夏小邾公作邾婁子來朝

杜氏注郎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高郵孫氏曰霸者之興而附庸小國類多稱爵春秋

因而書之所以見當時之爵或降或升惟霸者之所欲爲爾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劉氏傳申侯之爲人臣也專利而不厭興事以自爲功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劉氏意林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内忍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

呂氏曰言被殺者無罪而殺之者濫殺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作寧）

左氏傳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

穀梁傳稱世子（穀梁）

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

曹伯班公作般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公有鄭世子華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氏傳請服也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杜氏注洮曹地新服未與會故不序例別言乞盟

陸氏纂例啖子曰王人與盟非禮也

陸氏辨疑啖子曰乞者卑重之辭爾

武夷胡氏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

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進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強大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與故當齊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立者殆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計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劉氏權衡曰凡國君夫人薨者一不備則不致於廟也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

杜氏注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祔於姑三禘今果行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劉氏傳傳曰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未宋公御公穀並作禦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伊川先生解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

杜氏注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陸氏微言趙子曰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武夷胡氏傳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

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晉侯乃還

公羊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伊川先生解云諸侯盟見宰不與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旦明周公之不與盟也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禮

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爲再言葵丘善是盟也曷爲善

之桓公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諭乎桓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武夷胡氏傳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公作戍晉侯佹公穀並作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公作弑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傳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杜氏注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

公羊傳弑未踰年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穀梁傳其君之號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
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
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
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
子也周幽王嘗黜大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
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
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
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
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
欲易大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泰山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
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傳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
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杜氏注蓋中國之狄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
言矣
劉氏意林晉里克弒其君卓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
寧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
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
之變矣患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
臣之名以正其篡弒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
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茶豈有宜為君之義

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
之分者也
武夷胡氏傳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
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里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
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
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
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
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
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
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攜其黨多為

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爾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

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傳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

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乎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

呂氏曰里克弒君殺之宜也然稱國以殺罪累上者何也晉惠公討不以其罪而恐其不利於己也故

殺之爾春秋推見至隱於此可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公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氏傳十年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蘇氏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

武夷胡氏傳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襄陵許氏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雩盛陰之極其反爲暘僖賢君也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黃

左氏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武夷胡氏傳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襄陵許氏曰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則齊侯霸業
怠矣是以楚人伐黃而不能救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注不書朝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左氏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
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
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
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

子閔之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
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
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泮之類是也
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
猶得寓禮其罪惟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
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
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
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
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爲亡國之善詞

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公作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武夷胡氏傳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於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於策

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丁鹹

左氏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杜氏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左氏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杜氏注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杜氏注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劉氏意林諸侯城緣陵異於城楚丘何也曰諸城不專封專封而善僅可以贖過爾故平其文不使霸者獨享其功爲人之迷於義而乃以專封爲德也

專封而不善是冒王法而又勤諸侯故異其文以見霸者之罪比緣陵於城楚丘則楚丘善而緣陵不善矣比楚丘於王者之義則桓公救過之不給奚暇稱賢哉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蓋城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焉者以謂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爾使俗人論齊桓晉文之功則必以謂莫或比高焉而春秋曾未異於常人也此以正待人之體也厚而深博而遠優優大哉天地之德也夫

夏六月季姬及鄫 穀作繒下同 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

遇于防而使来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傳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

杜氏注沙鹿山名平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劉氏傳沙鹿者何山也山則曷爲不曰山有號有名以名通者不待號可也然則曷爲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爲而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可以封諸侯守之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

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亦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狄侵鄭

襄陵許氏曰前年狄侵衛今年狄侵鄭而莫或攘之桓志衰也王霸之政兢兢不可怠已齊桓之烈盛茂如此一矜而易心生之則夷狄闚兵中國是以先王屢省成功而率作興事修誠慎憲務以戒終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左氏傳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公作幸）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氏傳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范氏注畏是）
杜氏注牡丘地名闕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敢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秋伐厲以救徐也

杜氏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螽（穀作螽）

九月公至自會

泰山孫氏曰暴露師衆三時

季姬歸于鄫（公作繒）

杜氏注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乙卯晦震夷伯之廟

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杜氏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

陸氏粹疑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爾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證

常山劉氏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

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以人淺狹之見以爲無
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咎咎合不足信儒
者見在因盡廢之

冬宋人伐曹

左氏傳討舊怨也

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
夷狄之亂霸德方衰荒服闚欲至是而諸侯浸以
貳也威靈之陵夷可不慎哉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氏傳徐恃救也

杜氏注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呂氏曰諸侯之大夫之救徐者亦無能爲也齊桓亦
無意於中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
公子是以穆姬怨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
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
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乃許晉平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劉氏傅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云爾

武夷胡氏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

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

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作賈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穀作鵒

左氏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穀梁傳民所聚曰都

杜氏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劉氏意林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爲敗則告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舜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告之有

高郵孫氏曰書是月者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不書日者所不可知闕之也

常山劉氏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也

武夷胡氏傳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知石隕于宋而書隕石此天應

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劉氏傳大夫卒稱名季者字也其稱季友何譏爾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季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逐昭公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武夷胡氏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鄆穀作繒季姬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公作慈）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左氏傳諜鄫在東賂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杜氏注臨淮郡左右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杜氏注英氏楚與國）

夏滅項

左氏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伊川先生解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

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

杜氏注項國今汝陰項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

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

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

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

魯者如取鄆取郕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

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爾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左氏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氏注卞今魯國卞縣

九月公至自會

泰山孫氏曰踰三時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

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
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
乙亥赴辛巳夜殯

春秋集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公有會字曹伯衛人邾公作邾婁人伐齊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
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
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穀梁傳非伐喪也善救齊也

伊川先生解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

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杜氏注廬齊地

劉氏傳伐齊以納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公子昭於齊不與納也納公子昭非正也納公子昭之爲非正奈何齊桓公之夫人三皆無子桓公好内多寵長衛姬生無虧小衛姬生元鄭姬生昭葛嬴生潘密姬生商人宋華子生雍六人者莫之適立桓公死六人皆欲爲後國人立無虧昭出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伐齊納焉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貴均以年年均以德納公子昭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

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襄陵許氏曰桓公攘服夷狄雖恃兵力亦以禮讓恩信能結其心觀狄之救楚之盟有以見公之遺烈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武夷胡氏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高郵孫氏曰衞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齊桓死未
逾年爾而衞人與諸侯伐之邢人自以復存者桓
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衞之無恩也與狄人
伐之春秋書之曰邢人狄人伐衞中國則夷狄焉
而狄則人焉稱之曰人所以見中國之亂人理亡
泯而夷狄為人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傳宋人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
武夷胡氏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
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
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
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
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
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
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則有由矣
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於京師則稱人
惡其專也歸於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
也

夏六月宋公（公作人）曹人邾（公作邾婁下同）人盟于曹南

劉氏傳曹南者何曹之南也

鄫 穀作繒 下同子會盟于邾 公有婁 宇下同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高郵孫氏曰邾世讎之國宣十八年又戕鄫子於

其國邾鄫皆小國其相讎之迹不能悉見於經慱其無道之甚著見者記之爾

蘇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然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何也諸侯之尊善惡可以專之非人所得使也邾以諸侯而聽命於宋以行不義是以專罪邾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貶而見矣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畢而

降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武夷胡氏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内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註用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遁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爾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冬公有公子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杜氏注地於齊齊亦與盟

武夷胡氏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浸強矣然終桓公之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傳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傳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梁伯亟用其人自取滅亡其罪當矣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其惡易見也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武夷胡氏傳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晝攻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惰淫而後即安故克勤於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左氏傳書不時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
穀梁傳作爲也
門者法門也
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
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
劉氏傳其謂之南門何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
雉門天子應門
武夷胡氏傳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

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
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
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祀其祖
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
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杜氏注郜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謂之西宮有西
宮則有東宮矣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

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矣而宋欲盟之其能紿乎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衡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急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傳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公羊傳記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公作霍穀作雩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

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以終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杜氏注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

伊川先生解宋率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陸氏微言趙子曰此楚執爾其以諸侯執之辭何也譏諸侯而罪宋公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

武夷胡氏傳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

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公作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武夷胡氏傳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穀梁傳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蘇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爲執之釋之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公作邾婁下同取須句公作朐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
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
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鑾
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
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傳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
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
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故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
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
干戈於邦内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
所以爲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
泰山孫氏曰鄭即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
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
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齊桓既死宋襄
不能與楚抗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公作邾婁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籧蒢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穀梁傳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伊川先生解公戰也

武夷胡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亂禁暴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内以諱爲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勑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勑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穀梁傳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雪之恥也雪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雪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甚之是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

劉氏意林宋襄公不厄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天下所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之者也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飭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也彼君子不

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者也所謂小利者計末者也

蘇氏曰宋公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夷狄而主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

武夷胡氏傳曰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

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二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作閔）

左氏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杜氏注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武夷胡氏傳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

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公作慈

左氏傳傷于泓故也

辨疑趙子曰公穀見不書葬皆為異說案例凡諸侯葬與不葬從魯會與不會爾無他義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書曰子杞夷也　杜氏注成公始行夷禮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

伊川先生解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

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

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襄陵許氏曰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皆卒為禍此蓋不講於春秋戒周襄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

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
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
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
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
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
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
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
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
天下莫敢有也
常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畿內才出
畿甸即非王有故書曰出聖人之法撥亂世反之
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諸侯所得專也故
書曰居
武夷胡氏傳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
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
之未順也忍小忿暱讒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
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

慎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爾貶而書出以爲後戒

晉侯夷吾卒

左氏傳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杜氏注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殺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子盡早自貳焉乃饋盤餐寘璧焉公子受餐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送諸秦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梁傳非正也

杜氏注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也

劉氏傳婦人不專行姑爲婦逆非禮也然則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

劉氏意林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爲見經吾以此觀之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婚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襄陵許氏曰凡不稱名姓義在殺大夫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常山劉氏曰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
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唯諸侯之強有力者專之
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興師孰有罪焉然其間善惡
淺深則各從乎其文矣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故楚
人圍陳以納之楚人之近義可見也

武夷胡氏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
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
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
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義正
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具責中國
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苕慶盟于洮

左氏傳衛人平苕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
好且及苕平也

杜氏注洮魯地

辨疑趙子曰凡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
陸氏纂例子在喪之稱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苕子衛甯速公作遬盟
于向

左氏傳公會莒茲平公寧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杜氏注向莒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鄾公穀作嶌不公穀並作弗及

左氏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杜氏注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鄾下

陸氏纂例趙子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內之無戒警

劉氏傳追之者何逐之也其言弗及何弗者還辭也爲畏而不敢及使若不及然

蘇氏曰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武夷胡氏傳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戒於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鄾是也

夏齊人伐我西鄙

左氏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赦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衛人伐齊

左氏傳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在上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穀梁釋乞字之義而不言其大意

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於夷狄

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兵甲悉統於天子征伐不出於諸侯不得妄舉不得私假世亂反是是以聖人

之筆雖晉之大命魯之興師一書曰乞所以正王法且抑其強也若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又譏用夷狄伐中國爾

武夷胡氏傳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公作隗下同以夔子歸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杜氏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

劉氏意林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國滅而虜無不名者國滅罪也虜服屬也而夔何以獨不名夔之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夔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者楚祖鬻熊遼祖熊摯是不得祀焉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遼子可謂若於義矣而楚反以是滅之春秋以謂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遼遼雖不幸而實無負於義有王者作興於義有王者作興滅國繼絶世則遼庶幾矣

武夷胡氏傳楚滅同姓何以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作閔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冀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武夷胡氏傳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己有失正甚矣患之始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思召伯也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觀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下宋桓魯莊之意正反有以知其爲謀不遠霸之所以隳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秋入杞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穀將中軍

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伊川先生解楚稱人貶之爲其合（一作摟）諸侯以圍宋也

陸氏微言四國伸夷狄之強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

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罪昭然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武夷胡氏傳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伐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衆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春秋集解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